

76.

5724/3223

v. 2

Δ0.30



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3 DIVINITY AVENUE

Gift of prof. haman  
JAN 31 1998

梁山伯寶卷下集

小生白賢弟呀。今日端陽佳節。看看日漸西墜。不免到後花園中一遊。以快人心。貼白

山伯遂了英台弟二人挽手一同行。雖然是在園中。西漸不覺。用手去拍雙舞蝶。

對對成雙穿花心。英台一見心歡喜。粉翅扇扇誘人心。那曉花枝挑衣襟。

忽南忽北東西舞。誰知又被山伯見。露出白綾小衣襟。賢弟呀。常日將賊。

小衣上露出幾點。若說小衣有血跡。難道定是女人經。只因念書心多苦。

花枝挑起你身上。昨夜睡到三更後。勸你休說痴心話。誰知指污小衣襟。

梁兄呀。你心裏。只見那並頭蓮花。涼風吹得池水動。我欲池中洗一澡。

那裡的來女人經。二人同行池邊上。開言叫聲英台弟。勸你回到房中去。

要試英台假和真。英台接口梁兄叫。疊次被我來察破。那問他三耐我身。

看他故是女釵裙。說罷脫去身上服。叫聲賢弟脫衣襟。目今天氣多炎熱。

喝得英台面上紅。洗澡不將衣服換。開言叫聲梁兄長。請你先下池洋中。

快拿衣服到園中。愚兄在此等候你。山伯信他真情事。故然先下池洋中。

放開大步回房去。此刻走路宛似龍。搖頭擺尾來行走。到了房中手摸胸。

貼白。頃頃啣啣。喝死我了。可恨梁兄。疊次看破奴的機關。幸而奴花言巧語。哄他數次。不料今日。他在後花

園中。心害怕。面通紅。叫聲賢弟。房中去。要他池中把浴淨。

上前來。扯英台手。拿套衣服與梁兄。心中害怕。面通紅。

叫聲賢弟。房中去。要他池中把浴淨。上前來。扯英台手。

拿套衣服與梁兄。心中害怕。面通紅。叫聲賢弟。房中去。

要他池中把浴淨。上前來。扯英台手。拿套衣服與梁兄。



梁山伯寶卷

卷下

一



園中看破奴身上經跡數點他心生巧計逼奴回到池中洗澡可憐奴喝得魂不附體幸虧奴玉寸巧舌  
變成化言始得脫身想奴在此終然免露出真情不如早日回家去罷

英台女 坐房中 心驚肉跳 只因為 梁兄長 逼奴洗澡 幸而他 還是個 真正君子

用花言 將他騙 常作真情 想奴家 終究是 女流裙釵 到後來 終難免 露出真情

況且他 早說我 定是女子 幸而我 三寸舌 騙他過門 自從那 草橋關 金蘭結拜

到如今 掘指算 三年有另 喜得他 看待奴 情同手足 日同棹 夜同宿 同床同枕

露出了 多少事 被他看明 可憐奴 費盡了 數多花言 常留意 件的事 女子事情

到今朝 喝的奴 魂飛魄散 他要奴 到池中 同把浴淨 目今他 常留意 看奴破綻

奴在此 終難免 露出真情 到不知 回家轉 探望雙親 為只為 他待奴 數多恩情

所以我 要回家 難捨其人 好叫奴 左右想 進退不得 若在此 怕只怕 盤問奴身

若與他 說明了 奴的真情 又怕他 發痴心 害成一病 我且到 先生前 說明原因

貼白且住想梁兄在後花園荷花池邊等奴衣服我若出去怕他逼奴洗澡我若不去怕他心中煩惱這

便如何是好嘆是了待我理出衣服去到書廳叫聲齊夫與他送去便了

英台移步出房門 手捧衣服到書房 開言便把齊夫叫 我有一事費你心

煩你送到後園庭 荷花池邊梁山伯 交與梁生換衣襟 他若問你我何在

叫他快到書廳上 說我今要轉家庭 齊夫聽說稱曉得 手捧衣服到園庭

先生跟前稟原因 遇直先生上房出 靴聲亮亮到書廳 英台上前施一禮

門生在此經書讀 掘指已有三年另 不知家中父和母 未識玉体可安甯

我要回家探雙親 為此來到書廳上 特來稟明老先生 還望先生允許我

先生聽說点点首 腹內早知三分情 開言便把英台叫 我今有言你且聽

想你在北有三載

理合回家探雙親 但今天時多炎熱 路中寒暑要當心 英台聽說稱曉得

擺動柳腰上房去 師母跟前把禮行 行罷常禮身坐下 口稱師母在上聽

師母呀我有一事 門生是個裙釵女 只因好學念經論 所以扮成書生樣

路中遇着梁家子 草橋結拜手足情 同他在此經書讀 掘指光陰三年另

待奴宛似手足情 門生今要回家去 難捨一位姓梁人 本當真情與他說

所以特到上房內 與你師母說分明 我有綉鞋留在此 煩你師母交梁生

央媒說合到我門 師母聽得英台話 不覺滿面笑盈盈 故然先生眼光好

今日聽你真情說 先生之言不差分 目今你且回家去 所托之事我知情

我欲與他說分明 但你今日回家去 行船走馬要當心 英台聽說稱曉得

不說英台回房去 再表山伯在園庭 曾在等得心煩惱 忽見齊夫送衣襟

祝生因何不來臨 齋夫接口梁生叫 他有要事在書廳 叫你快点回房去

山伯聽得齋夫話 不覺心頭出一驚 不知賢弟因何事 頃刻說起轉家庭

問他何事要回程 賢弟何事要回程 放開大步到書廳 廳前不見英台在

到了房中英台叫 山伯接口英台叫 信與愚兄看分明 叫聲梁兄聽原因

囑弟早日轉家門 山伯聽得心疑惑 半信其假半信真 夫人此刻那方存

家中不寫信和札 山伯聽得心疑惑 以表當初結拜情 英台聽得心中喜

他人早已出書廳 山伯聽得心疑惑 以表當初結拜情 英台聽得心中喜

愚兄送你數里路 本當再讀數年正 雙親囑我轉家門 請問梁兄回家否

未識何時再相親 愚兄回家待來春 賢弟目今情太薄 半途之中別我身

山伯接口賢弟叫 愚兄回家待來春 賢弟目今情太薄 半途之中別我身

英台聽得山伯話

英台聽得山伯話

英台聽得山伯話

英台聽得山伯話

英台聽得山伯話



叫聲梁兄聽原因 並非小弟情太薄 父母難違古來聞 目今我且回家去 探過双親再相親

二人談得情濃處 一輪紅日落西沉 一餐夜膳來用畢 各自安睡等天明 一夜光陰容易過

來朝紅日往東升 各自梳洗早餐畢 路中再探他真情 不說山伯心內想 諒來難留賢弟身

只得送他數里路 目今我已回家去 路中說出三分情 值日功曹來察見 就將此事奏天庭

未曾說過笑泛文 誰知抬頭有神明 太白星君領了旨 坐在雲端看分明 登時失去牛郎魄

快失山伯一靈魂 我今不表別的事 單表牛郎織女星 二人双双來行走 英台是啟叩一聲

未曾對過一句文 小弟今日有一科 要請梁兄對我聽 山伯聽說稱曉得 叫聲梁兄聽根由

英台說一對鴛鴦 山伯道兩隻白鶴 也是成双立山頭 白鶴鴛鴦可有比 賢弟說話沒來由

對對成双水上浮 梁兄呀你這解得 山伯聽得心不欲 賢弟說話沒來由 你今說出此等話

可惜雌雄難分辨 白鶴那是飛禽物 底聲不語心暗想 看出花名作料頭 啟口又把梁兄叫

英台听得山伯話 待我再將花兒點 一枝桃樹插柳 山伯道兩朵紅花 英台聽得並頭花

他無半點關心頭 便叫賢弟說科頭 五枝臘梅寒冬放 山伯接口賢弟叫 一枝桃花出兩頭

山伯一聽英台話 四季玉蘭開不休 要問梁兄所來由 搖動花兒頭並頭 英台聽得哈哈笑

蓮花因何成双對 涼風吹得花兒動 因何不能配成双 山伯接口賢弟叫 你今又說痴話腔

你我兄弟人兩個 因何不能配成双 山伯接口賢弟叫 你今又說痴話腔 一馬一鞍從古說

那有兩朵配成双 勸你休說痴人話 早赶路程轉家邦 行一里來過一村 一乘斷橋面前存

河淺水乾無船隻 急殺英台女紅妝 欲要赤脚梁兄在 叫我如何過此江 我若將靴來脫去

難免金蓮露一双 倘若金蓮梁兄見 又怕痴了梁家郎 左思右想心中急 忽然一計在胸堂

回頭叫聲梁兄長 小弟頃刻一字忘 未知梁兄可能識 山伯是伸出左臂 英台接手將字寫

請你寫明我來詳 你若不識問先生 山伯睜眼將字看 目登口呆字難詳 英台接口稱曉得

此字你可認得否 你在此處等候我 愚兄前去問先生 忽有樵夫下山崗 肩負薪柴河邊立

愚兄此字甚難詳 再說英台女紅妝 賞你花銀負我過 樵夫聽得花銀子 放却柴担來負

不說山伯書館去 叫聲樵夫來負我 水聲碰碰過了江 他若來時請你背 半途之中將字看

肩背英台水中走 他若來時請你背 免我同窗濕衣裳 樵夫聽說稱曉得 轉手細細看端詳

原是我的好同窗 再表一位梁家郎 只見英台已過江 樵夫即忙將他背 害我負了數多腸

不說樵夫河邊立 即忙轉身斷橋去 愚兄故然難已識 特來與你說端詳 英台聽得哈哈笑

明明女字寫在掌 你將女家來倒裝 故而未曾先生問 說罷二人來行走 只見那路一帶桑

明明女字寫在掌 故而未曾先生問 說罷二人來行走 只見那路一帶桑 紅日如火當空照

多承梁兄來指點 又勞費你數多腸 說罷二人來行走 只見那路一帶桑 紅日如火當空照

滿身流汗濕衣裳 二人走近桑林下 英台重又把話講 和佛 我有一事告你聽

山伯英台坐定身 手搖香扇暢談心 英台叫聲梁兄長 我有一事告你聽 家中尚有賢哉妹

迄今尚未配婚姻 形容品貌宛似弟 品形與弟不錯分 双親是欲要配昏 故而延誤他終身



我想梁兄人才好 舉止端方又多情 小弟意欲將妹許 奈何双親不知情 待我且到家中去  
 對與双親說分明 我今約元一二月 央媒說合到我們 我父若見梁兄面 定然允許小妹親  
 你我兩家親來對 豈非親上加親 山伯接口賢弟叫 愚兄有言你且聽 想我那寒家子  
 寧可對你富家門 令妹那是閨門女 金枝玉叶直千金 愚兄可比烏鴉鳥 烏鴉難配鳳凰身  
 英台接口梁兄叫 何須客套數多文 但我家小妹的婚姻 目今諒未受茶 小弟回家之後 稟明  
 貼白 哇梁兄想你我情若同胞 何須如此客套 但我家小妹的婚姻 目今諒未受茶 小弟回家之後 稟明  
 双親約定一二月之內 梁兄可以央媒說親 到我家中 小弟在傍 亦可幫襯說合 諒我家双親定然允許  
 但梁兄必須早日回家 將此事稟明 令堂 趕辦終身大事 倘若遲延 有恐我家雙親 將舍妹對與他人 待  
 梁兄來時 豈非有興而來 沒興而歸的了 小生白 哇賢弟 萬事由他 此刻時已不早 不如赶路罷 貼白是

和佛

說罷二人便抽身 紙傘遮日把路行 行一路來有一村 靴聲亮亮不留停 此刻英台心暗想  
 今日梁兄為何因 我今說出數多事 見他不動半點情 想他故是真君子 世上難尋此等人  
 我今有心他無意 何須費奴數多神 不如早時趕路罷 免得耽誤在路心 開言叫聲梁兄長  
 小弟有言你且聽 承你送我數多路 有累兄長費精神 你我何須說客文 免得路中受苦辛  
 況且是千 絲有別 何須再費梁兄心 山伯接口賢弟叫 本當再送數里路 情關手足多自己  
 千里相送理該應 但今你我來分別 未知何日再相親 英台聽得梁兄話 不覺心頭苦難襟 只因二人多要好  
 此刻只得來分別 莫怪愚兄太薄情 梁兄呀小 弟在 婚姻之事非兒戲 勸弟路中要當心 你若回到家鄉後  
 此刻難捨又難分 開言叫聲梁兄長 梁兄呀常 再相親 山伯接口稱曉得 山伯難捨英台弟 英台難分梁兄人  
 再好魚雁慰我心 說罷恭手來揖別 各自心頭苦難襟 山伯難捨英台弟 英台難分梁兄人

途中分別東西去 數次回頭人看人 山伯回到書館去 英台搭船轉家門 行船走馬來的快  
 不覺已到白鄉村 上了岸來家中去 高堂拜見二双親 祝老夫妻心歡喜 叫聲我兒轉家門  
 想你路中多辛苦 快到高樓換衣襟 英台回到高樓上 一眾了嫖叩千金 有的送上好香茗  
 小姐今日轉家門 有的收拾房間去 有的在傍問原因 小姐到了杭州去 至今屈指有三春 小姐你在書館內  
 有的收刻刻挂在心 不知小姐身好否 館內如何把安身 想你是個千金女 了嫖那曉我衷情 孤單獨自出府門  
 館內諒有同窗客 未識可知你叙裙 想我刻刻多留意 若問我在書館事 然後緩緩說你聽 四肢無力少精神  
 那個可知我叙裙 安睡片刻下樓門 脫去烏靴便安身 此刻英台正好睡 夢中宛然在杭城 不覺一忽日西沉  
 宛然變了女千金 懶洋洋走到牙床 叫聲小姐把飯吞 因何甚早到書廳 了嫖聽得哈哈笑 忽被了嫖高聲叫  
 了環夜餐來送上 驚醒南柯夢中人 開言叫聲梁兄長 却在家中高樓門 曾與梁兄來講話 原來南柯夢中情 小姐因何這般形  
 英台開眼抽身起 却在家中高樓門 曾與梁兄來講話 梳妝之事是浮文 祝老夫妻問原因 你從那年出門後  
 挽就盤龍着衣襟 數多花妝休絮述 上房重見双親面 有累双親盼兒心 館中數多同窗友 一一說與為娘聽  
 單表英台梳妝畢 用過夜餐下樓行 不知你在杭州地 且聽女兒稟分明 原有那七 讀書生 承他照顧到如今  
 為娘刻刻挂在心 且聽女兒稟分明 免從那年杭州去 館中數多同窗友 各自安班念書經  
 英台接口娘親叫 若問多少同窗友 原有那七 讀書生 承他照顧到如今 如何結拜金蘭之  
 安似泰山到如今 若問多少同窗友 原有那七 讀書生 承他照顧到如今 如何結拜金蘭之  
 只有一位書廂後 與他結成手足情 同窗同學有三載 承他照顧到如今 如何結拜金蘭之  
 老旦白 哇兜吓聽你言 為娘難已詳解 不知此位書生 姓甚名誰 家住何處 我兒與他 如何結拜金蘭之



好你且細說與為娘知道貼白 雙親容稟

和佛

四

母親呀若多 梁山伯三字他名 家住浙江紹興府 諸暨縣上梁家村 女兒是那梓擘橋  
 言逢投已各歡欣 草橋關上來結拜 同到書館念經論 承他是個真君子 實洪大量不論  
 與他同學三年正 未曾談笑半句 若問女兒何處住 那知道不賢 原在館中另設房 女兒心中多留意  
 至今未露女人形 英台言語尚未畢 但你今日回家轉 不覺心頭火直噴 我今說的同窓友 倘若奴心故不正  
 聽你說的梁家子 待你姑娘幾多情 目今我已回家轉 去到廳前看紅綾 顏色更比從前顯 庭前柏樹撥千頂  
 姑丈理該來回門 英台聽說胡氏話 可曉奴家是冰心 況且我常將 誰知柏樹更發萌 所以今日回家轉 有恐天地要報應  
 可曉我有紅綾願 諒來紅綾化灰塵 說罷扯了胡氏嫂 請你看看兩件事 紅綾埋土甚鮮明 想他在杭經書讀 故此玉潔與冰心  
 英台叫聲胡氏嫂 你看三寸大紅綾 所以靈他立下盟 想奴與你無怨屈 因何出言傷良心 老安人啟口我曉  
 說我定然有情人 心中暗想奇巧事 宛似黃金色鮮明 諒來抬頭神明在 看你枉為女千金 說得一位胡氏嫂 落得和睦過光陰 口中噴氣將身坐 思前想後過光陰 世間那有此等子  
 踏破鐵鞋沒處尋 想到一位梁山伯 我今別他歸家轉 未識他目今 些般 形

定然覺得冷清清

英台想到從前事

手捧胸膛嘆五更

好一位

梁家子

一更裡 在房中

思想前情 草橋上

結拜了 手足之情

想只想

梁兄長

我與他 到書館

同念書經 二更裡

坐牙床 呆呆思想

三更裡

睡床中

人品好 才學廣

舉止端方 亦不論

夜同宿 同床共枕

可愛你

真君子

想奴家 與同你

同把書政 日同棹

來送我 回轉家中

你可知

小弟是

四更裡 在夢中

叫生梁兄 多承你

金雞叫 不覺天明

只怨你

不動情

所以我 在路中

吐出口風 五更裡

金雞叫 不覺天明

只怨你

不動情

未識你 在杭城

可得安富 做小妹

在家中 挂念你身

但願你

回家去

與月老 到我門

說合婚姻

在家中 挂念你身

但願你

回家去

嘆罷五更天已明

一輪紅日往東升

從此思想梁兄長

天天茶飯不願吞

夜夜思想梁兄長

黃昏思想到五更

光陰迅速容易過

振指已有一月另

可憐一位英台女

面黃焦瘦病纏身

幸而名醫來看治

畧可治病三分輕

好個了頭春梅女

談今說古小姐聽

聞來常將歌曲唱

唱與小姐散散心

從此不上有一月

故然英台病體輕

按下高樓英台事

卷中另表一段情

老漢馬天榮翰林院出身

夫人徐氏同庚五十有三

產生三子長子文星

次子文魁幼子文才

喜得三子皆入洪門

長子次子早成家室

惟有幼子文才尚未對親

想他年已十八理該與他

配成家室我欲揀個

門當戶對才貌俱全的女子

寔因一無相過

目今所得鄰居傳說

本邑祝家村上祝公遠之女

生得十分姿色才學精通

青年十八尚未受茶

我想祝家豪富與我馬家可稱門當戶對

祝氏之女才貌俱全

曾可與我兒配合

但無媒妁如何是好

噯是了想祝公遠有一親戚姓胡名家

現在甯波府為官待我着人請他到來託其說合便了

家人那裏來白來了老翁有何分付

老生白命你去請甯波知府到來說我事面商

白家人曉得和佛



家人領命出高廳 甯波府衙走一巡 一路滔滔無耽擱 抬頭以是府衙門 見了知府望使禮  
 東翁之事告分明 好位甯波胡知府 登時坐轎出衙門 只因相隔無多路 馬府早在面前存  
 家人進內忙通報 馬員外即出相迎 灣腰鞠躬行常禮 挽手同行進高廳 分定賓主來坐下  
 家人跪送好香茗 知府開言年光叫 有何委件小弟身 員外接口貴府叫 我有一事煩你神  
 今親有位千金女 品形姣娜甚穩重 知他目今年十八 尚未匹配一郎君 想我產下三個子  
 喜他皆已入洪門 長子次子成家室 惟有小兒不成親 特請貴府做月老 煩你前去說婚姻  
 知府聽得員外說 全然不識半分情 外白哇年兄不知你說的 是那一家舍親之女 老生白就是本邑祝家村上祝公遠之女 外白原來祝家  
 之女 小弟尚可前去說合 但知公遠為人生平愛女 不知可能允許 老生白哇貴府我想姻緣前生所定  
 非能強求 目今貴府前去說項 只親若得允許 老漢後當拜謝 他若不允 也就罷了 外白如此 但我前去  
 就此告別 老生白還仗大力 老漢後送

知府告別出高廳 員外送至大牆門 知府身坐小轎中 吩咐抬到祝家村 兩個肩夫宛似馬  
 放開大步急急行 一個家僮宛似狗 一乘小轎不流停 看看已到村庄上 家人投帖到頭門  
 門官接帖高廳去 稟與東翁說知情 員外一聽忙來接 手執龍杖出來迎 見了常禮身進內  
 分定賓主坐定身 一道香茗來送過 員外敞口問元因 賢弟疎久不親面 諒來尊府甚安寧  
 今日難得駕臨舍 愚兄備酒共談心 知府接口親翁叫 多承美意設酒巡 但我衙務還身纏  
 只為一事到府門 特與親翁來商議 未識允我說分明 未識親翁可稱心  
 生白賢弟有何見諭 望請指明 產下三子入洪門 長子次子成家室 惟有三子不成親 他欲拾個才貌女  
 親翁呀 只為本邑 馬翰林 他今探悉令愛女 才貌双全值千金 特委小弟來說合 未識親翁可稱心  
 却無一選對成親

員外聽得知府話 心中暗暗細沉吟 我想馬家第三子 文才二字遠近聞 常聽文才才學廣  
 只因知名未見人 他今挽親來說合 但我女兒甚粗俗 如何可對富豪門 知府接口親翁叫  
 若說馬家三公子 愚兄早知他的名 品形端方貌超群 所以我特來說合 女親郎才理該應  
 何須客套此等情 務請年庚寫分明 靴聲亮亮往內行 到了上房安人叫 請你高廳來少待  
 目今親翁來允許 說罷即便抽身起 開言叫聲老員外 今日憑你許婚姻 細將情由說分明  
 我與安人說知情 滿面春風笑盈盈 回轉馬家說分明 馬翰林擇了黃道 聘物發到祝家門  
 安人聽得心歡喜 知府領帖來作別 且表高樓英台女 終早愁悶泪滿腮 手托香腮房中坐  
 就將年庚寫端整 我且按下宣別情 恭喜賀喜即速速 英台聽得春梅話 便問春梅喜何來  
 從此兩家對親後 滿面春風小兒叫 英台聽得魂飛散 此時更覺苦哀哀 口內難說心中苦  
 忽然闖進小春梅 小姐配了馬文才 錯配馬家小文才 想奴約許梁家子 他若來時早安排  
 春梅一一將情告 不該將我終身許 英台想到傷心處 一交跌倒在樓台  
 怨恨父母來錯配 越思越想越悲哀 作且白噯噯噯噯噯 我今前來道喜 那曉得聽了小場  
 好叫我左思右想 越思越想越悲哀 怨氣  
 作白小姐酥醒小姐酥 醒貼白咳苦死我也 怨氣  
 英台女 在樓臺 悠悠酥醒 怨一聲 父和母 錯配婚姻 想奴家 在杭城 約定梁兄  
 只怪我 與双親 不說分明 嘆一聲 梁兄長 太不關心 到今早 未見你 到我家庭  
 目今是 我父母 與奴對親 只怕你 到我家 變成画餅 做奴家 双親前 難好說明  
 只望你 挽媒人 早到我門 誰知你 到如今 杳無音信 好叫我 左右想 告苦無門  
 我只得 在高樓 懸樑自盡 了殘生 盡奴家 一片真心 哭一聲 梁兄長 好不傷心



你在杭 那知我 今日自盡 我只為 草橋上 立下海盟 日同棹 夜同宿 死了同坟  
 說罷了 到床前 曾要自盡 喝壞了 衆了頭 上前勸定  
 衆白咳呀小姐此事動不得的 貼白了頭呀 想我在世難見梁生之面 不如了却殘生 到也干净 衆白小  
 姐想你想如此傷心 終早思念梁生 不知梁生在杭可曾有心於你 他若有意於小姐 理該早日央媒到府  
 誰知自今 尚未見他一個音信 我看小姐一命短見 也是空名 倘若梁生 故然多情 待他到來 再可設法  
 妙計 貼白咳呀 了頭呀 想我終身大事 父母已許配與馬家 叫我如何 想得出一個妙計 我只得惟死而  
 矣 衆白小姐呀

想你伶俐女千金 因何此刻死路尋 你今走了黃泉路 梁生那曉你表情 不如靜守閨房內  
 且等梁生到門庭 你將心曲告他曉 然後再尋黃泉路 英台聽得了頭勸 故然言語不差分  
 我今等候梁兄到 與他一一說分明 然後再尋黃泉路 使他知我是真尋 按下英台情由事  
 再表山伯到杭城 自從英台來分別 故覺獨自冷清清 日間無心經書念 夜來獨宿夢難成  
 如此過了二三月 忽然想起一段情 曾記路中英台約 約我早日到他門 他說有位賢妹妹  
 品行端方貌超羣 約我過了一二月 央媒說親到他門 目今掘指有三月 不如今日轉家門  
 移步到了書廳上 先生跟前說原因 門生意欲回家轉 探望高堂老娘親 即忙移步往內行  
 我今允你轉家門 你今且到上房去 師母有言說你聽 山伯聽說稱曉得 師母啟口山伯叫  
 到了上房師母在 灣腰作揖把禮行 原是一位女釵裙 那日他要回家去 他將情由告我聽  
 我有一事說你聽 當初你的英台弟 今將花鞋交付你 叫你先早日到他門 山伯接着花鞋子  
 一隻花鞋托付我 叫與你說分明 拜別先生即動身 一心先到祝家去 行船走馬不留停  
 不勝雀躍出房門 即忙收拾行李 不覺已到寧波府 一路探問祝家村 看看到了村莊上  
 逢山不見山中景 遇水不看水色清

故見一座大牆門 門燈挂著祝府第 即忙投帖到頭門 門公領帖高廳去  
 杭州來的梁山伯 要見高樓女千金 員外聽說山伯到 坐在高廳細沉吟  
 如何去見男兒身 想起英台常來說 好個君子小梁生 况他二人來結拜  
 梁生今日前來到 與他一會理該應 開言即把了媒叫 去請小姐出高廳  
 原是同窗小梁生 手挽梁生進高廳 重又謙遜來坐下 山伯一見祝員外  
 員外即忙來還禮 舉止行動多文雅 出言成詩腹多文 用過香茗道寒溫  
 故然梁生甚穩重 再表了頭到樓門 將情告與英台曉 杭州來了梁書生  
 按下二人高廳坐 喜的山伯前來到 驚的自已女人形 想我與他同學時  
 一驚一喜不安寧 使我不及換衣襟 我若女形與他見 豈非笑殺小梁生  
 今日梁兄前來到 梁兄今日來探我 諒來知我是釵裙 奴今且到高廳去  
 曾與師母說分明 埋動金蓮到高廳 廳前故見山伯在 即便拍身忙還禮  
 說罷即忙高樓下 細將英台上下看 原來草橋結拜人 叫如何把弟稱  
 目登口呆看千金 他稱弟來我為兄 一目今他是裙釵女 員外早知其中意  
 想我與他結拜時 二人曾欲談心曲 各丟眼色在高廳 英台回言叫梁兄  
 分定賓主坐定身 你去設筵在花廳 了媒聽得廚房去 山伯接口開言說  
 英台啟口叫了媒 你今來到我家內 可曾見過令堂人 不覺心中冷清清  
 師母先生可安甯 迄今已有三月另 想我獨坐書館內 他將花鞋交付我  
 自從你我分別後 不料師母囑咐我 叫我先到尊府門 令妹目今可對親  
 所以是我轉家門 前來探望賢弟身 但有一事要動問



登時心頭苦萬分  
 說罷即便抽身起  
 各飲盃盃把事云  
 提起奴家婚姻事  
 央媒說合到我門  
 請了名醫來治病  
 馬文才三字遠近  
 到後來了樓上樓下  
 一眾了樓上樓下奴身  
 然後再尋黃泉路  
 要將此事告你聽  
 開言叫聲英台弟  
 你說另對馬家門  
 梁兄呀你情太薄  
 不與双親說分明  
 不如早尋黃泉路  
 愚兄有言你且聽  
 那時節不知愚兄  
 所以我不能與你  
 開言叫聲梁兄長

開言叫聲梁兄長  
 手挽梁兄到花廳  
 英台是手執銀盃  
 說起來時好傷心  
 誰知想你有兩月  
 故然奴病漸漸輕  
 央了媒人來說合  
 盤問了樓上樓下得知情  
 他說兄在杭州地  
 使你知我是真情  
 我將此事告你曉  
 你今言語太薄情  
 雖然姻緣前生定  
 叫奴苦告又無門  
 奴家那知嚴親父  
 免得在世出臭名  
 千不怪來萬不怪  
 全然不知半分情  
 山伯想到情濃處  
 勸你莫挂小妹妹心

叫我有口也難分  
 一席酒筵已完備  
 叫聲梁兄聽原因  
 梁兄呀自從別家  
 想成一病苦難療  
 禍不單臨從古說  
 我父滿口就應成  
 奴家得着此信後  
 那知高樓數多情  
 奴家聽得了樓上樓下話  
 惟願一死得安寧  
 從前不該將我騙  
 哄我梁生不該應  
 千不怪來萬不怪  
 把奴配與馬家門  
 說罷撞到壁上去  
 怪我當初不關心  
 有累賢妹心多苦  
 思前想後迷了心  
 我們且到後園去

我們且到後園去  
 然後細細說你聽  
 了樓上樓下在傍酒來歸  
 就是奴家一個人  
 想只想梁兄早  
 談今說古解我心  
 本邑有個翰林子  
 奴在高樓不知情  
 曾然懸標來自縊  
 一一將情告分明  
 所以我終早  
 滿腹興腸化灰心  
 今日遇兄前來到  
 不覺兩眼泪紛紛  
 想我昔日回家轉  
 想奴何處告衷情  
 賢妹何須如此樣  
 賢妹何等說我聽  
 皆因我姻簿上  
 喝壞英台女佳人  
 說罷二人抽身起

手挽手兒出花廳  
 我今就要回家去  
 英台聽得泪紛紛  
 我父生平多規矩  
 愚兄有言告你聽  
 目今我口吐鮮血  
 年老夫妻坐高廳  
 員外安人接口說  
 肩負行囊就動身  
 員外聽說稱言是  
 英台女送梁兄  
 回家後切不可  
 男兒家吐鮮紅  
 只見那柏樹上  
 但願你回家轉  
 只見那梁兄  
 只見那梁兄  
 只因那梁兄  
 貼白咳梁兄看你神思恍惚待我差家人送你回去免得路途辛苦未識梁兄心意如何賢妹這到不消送得但我此去未識可得會賢妹的了梁兄何出此言奴家約你半月前來探你便了小生白如此愚兄

二人來到花園內  
 免得家母盼兒身  
 開言叫聲梁兄長  
 有恐馬家得知情  
 我若到了家中後  
 定然病勢不非輕  
 山伯上前忙使禮  
 公子何須說客文  
 員外要送梁家子  
 我兒送他出牆門  
 移步出廳叫一聲  
 將奴挂心令堂前  
 病勢不輕倘若  
 鵲鳥啼鳴祝英台  
 一路福星到家後  
 隻數難升一對對  
 宛似泥人立定了  
 鎖鎖釵裙我只得  
 差家人代送數里  
 免得他在路中  
 萬苦千辛

山伯啟口說原因  
 但我今日回家去  
 勸你切勿來傷心  
 還望梁兄休見怪  
 定然一病要上身  
 不如回到高廳去  
 口稱伯父母大人  
 數多待慢莫見怪  
 英台啟口稟双親  
 英台領了双親命  
 編成十字送梁生

那有心意看花景  
 山伯說此斷頭話  
 那問高堂有双親  
 山伯接口賢妹叫  
 請你看看我病身  
 說罷回到高廳上  
 改日報答二大人  
 山伯接口稱不敢  
 盡我二人結拜情

須要當心  
 看治你病  
 抬頭觀看  
 從古來聞  
 二人立定  
 與兄散心  
 到他家中



掃榻而候。就此告別去也。貼白梁兄慢去。

和佛

說罷二人泪紛紛。各自難捨結拜情。一路回頭看佳人。英台難捨梁兄長。見了双親高樓去。再說路上小梁生。害我梁生無眼境。全然不識英台女。可恨當初無主意。全然半點不關心。只怕世上沒去尋。我今且到家中去。進內見了娘親面。娘見親兒喜歡欣。  
老旦白：哇兜吓。你今日回來了。想你路上辛苦。且到房中安睡片刻。然後出來。為娘與你談講。小生白：多謝娘親。和佛

無那只得來分別。數次叮囑各自行。立在門前望梁生。直至末角人不見。一路行走心中想。好個絕色女佳人。真是一位女釵裙。曾記得昔日約我。好好一位天仙女。送與馬家結成親。要與娘親說分明。即忙搭船回家去。

山伯別來英台女。英台方始進高廳。與我同學三年正。央媒說合到他門。想我要娶此等女。不多數日到家庭。

山伯見過老娘親。去到書房養精神。手拷書枱畧養神。登時兩眼朦朧去。不料一個了頭女。去到書房送香茗。了頭當作英台身。

作旦白：公子用茶。公子用茶。小生白：咳呀。賢妹呀。

和佛

山伯是用手來扯。口叫賢妹把話談。宛然行的蕩子腔。我今且到高廳去。我兒是個真君子。定不愛你小了。算你造化小賤人。他若並無此等事。手拷書枱呼呼睡。就把我兒叫一聲。

此刻喝壞了頭女。此事稟明他萱堂。我今且到書房去。定然家法責你身。山伯聽得有人叫。驚散夢中一段情。

轉身移步到外廂。安人聽得了頭話。看他真假便知情。說罷到了書房內。只見山伯坐定身。口中只叫賢妹。

用手來扯老娘親。安人一見如此樣。此刻山伯心已定。始知南柯夢中情。倒在床上不知情。喝的安人無主意。老旦白：我兒醒醒。我兒醒醒。了。快去煎金銀茶上來。眾白：了。曉得。老旦白：我兒醒來。小生白：咳。賢妹呀。

便罵山伯小畜生。耳聽娘親來辱罵。抱住山伯叫連聲。

好好一人杭州去。滿面含羞難出聲。

回來變成這般形。心中一鬱口吐血。

梁山伯在床中。悠悠醒轉。嘆一聲。誰知道到你家。變成画餅。你說道。到今早回家轉。染成一病。不知你。噤罷了。又轉身。對壁而睡。眼朦朧。叫家人。到外邊。去請醫生。老家人。領了命。即忙出門。到街坊。去請醫生。

賢妹太覺薄情。你不該。約定我。央媒說親。老及親。配與馬姓。可憐我。聽此言。口吐鮮血。至何日。可到我門。你若延遲了。難見我身。氣吁吁。呼呼鼻聲。喝得那。老安人。戰戰兢兢。

你若是延遲了。難見我身。戰戰兢兢。

到街坊。去請醫生。

雜引咳噴噴。好走好走。滿身汗流。來此以是醫生門口。白：老奴梁忠。奉了安人之命。來此以是醫生門口。待我今去。裡面先生可在。且引來了。我做醫生很有名。包醫病症不醫命。開出藥味。真叫靈。頭煎吃下。命歸陰。人人叫我活閻君。諸暨縣上有名聲。白：在下姓閻名鈞。自從父母死後。無業可做。看得幾味藥名。就在諸暨縣內。挂了一塊。挂子醫醫小病。還可過得日子。此刻忽得有人來請。不知是那一個。雜白：先生請了。且白：我道是誰。原來梁府大。請坐請坐。雜白：不故老奴。奉了安人之命。特來請先生前去看病。且白：原來那安人有病。叫我前送命。雜白：咳。先生不是安人有病。我家公子有病。請你快。沒讓我收拾藥箱。同去便了。和佛

一路滔滔無耽擱。早到梁府大牆門。二人双双出店門。去到梁府走一巡。先生是手把搭。想我看過多少病。未曾遇着此等形。左脉甚狂右脉細。開言便把安人叫。我看此病不非輕。一片相思變成真。用盡藥草却不靈。我今先用數味藥。公子飲下可定神。然後安人將他問。問他想的誰人。

早到梁府大牆門。左脉甚狂右脉細。一片相思變成真。

進了書房將病看。六脉枝枝不調勻。尚言道新病必須。問他想的誰人。

白雲



公子說出心中事 安人快去請此人 若得請了此人到 留在家中伴病人 不是此味對症藥  
 華陀天師也不靈 安人聽得心中急 便把山伯叫數聲 先生說你是新病 我兜兜屬想何人  
 快快說與娘親曉 為娘與你去求親 山伯聽說娘親話 眼淚汪汪叫娘親 孩兜那年杭州去  
 草橋遇着一書生 與他草橋來結拜 二人同學三年另 愛他與我真和睦 宛似同胞手足情  
 不料他先回家轉 師母跟前說真情 他說不是男兜漢 原是一位美千金 只因生平多好學  
 改扮書生到杭城 直至孩兜回家轉 師母與我說分明 叫我早日回家轉 央媒說合到他門  
 日前孩兜他家去 孩兜一聽心中苦 不覺口中吐鮮紅 孩兜是就一問從前 他說孩兜去遲了  
 他已許配馬家門 老旦白哇兜吓不知此人姓甚名誰家住何處為娘着人前去請他到來如何小生白母親呀  
 若問此女在何處 却在甯波祝家村 他父名叫祝公遠 英台二字女人名 他說半月來望我  
 定然不失口中信 想我此刻病多重 命在旦夕却不定 只怕他到了那時 只見靈台不見人  
 山伯說此傷心話 安人聽得淚紛紛 叫聲我兜休悲切 還須保重自己身 目今為娘差梁福  
 去到甯波祝家村 請了英台千金女 倍伴我兜病可輕 開言即便梁福叫 你往甯波走一巡  
 祝家村上祝府內 你將言語告千金 收拾川資就動身 不說家僮甯波去 再表英台佳佳人  
 回來賞你雪花銀 梁福領了安人命 茶不思來飯不想 幾次回頭看奴身 兩行珠淚落紛紛  
 自從梁兄回家後 思前想後苦傷心 可憐他獨自回 再表梁福到府門 將情告與員外曉  
 害他登時吐鮮紅 目今在家可安寧 再表梁福到府門 他今差人前來到 要請我兜到他門  
 未知他路中可懨 不說英台情由事 再表梁福到府門 他今差人前來到 我若允他一全去  
 英台終然苦在心 左思右想無主心 他今差人前來到 我若允他一全去

有恐馬家得知情 說我年老無規矩 不訓女兒在閨門 我若不允我兜去 我女失了結拜情  
 况且我女常懸念 要去探望梁家人 想了半時難定奪 那知英台到高廳 只因了嫖去通報  
 所以是英台急行 高廳見了嚴親父 開言叫聲生身父 女兒有言告分明 未知何事到我門  
 員外一一將情說 英台聽得淚紛紛 目今他差人來 理該與他一同行 探過梁兄即轉門  
 探望草橋結拜人 已盡當初結拜情 即忙回樓換衣衿 還望父親允許我 探過梁兄即轉門  
 盡我兜女心中事 英台聽得稱曉得 高廳拜別生身父 只得允他去探病 臉上海須點脂粉  
 必須早去早回程 畧畧整容下樓門 已到諸暨一座城 梁福進內忙通報 安人即忙出來迎  
 一心只想梁家去 一路之中休絮述 安人即忙來還禮 手挽英台往內行 到了高廳來坐下  
 早行夜宿趕路程 手捧胸膛萬福稱 數多客文休絮述 愚妹前來探你身 睜開眼兜來觀看  
 英台見了安人面 愚妹前來探你身 宛然吃下仙方藥 頃刻之間能起身 承你今日到我門  
 家人送過好香茗 愚妹前來探你身 求神不靈藥無效 又可比吃下仙方 想我得的病和症  
 上前叫聲梁兄長 愚妹前來探你身 山伯曾在夢中時 忽聽耳邊有人聲 愚妹有言你且聽  
 故見英台女佳人 等時一病來上身 頃刻之間能起身 求神不靈藥無效 欲要求府探望你  
 愚兄自從回家後 今日賢妹前來到 只恨我父來錯配 有累梁兄思念奴 一片相思變成真  
 一心只想賢妹身 奈何双親不應成 後因令友到我門 念奴無法可私行 承我双親來允許  
 本當早日來望你 猶恐馬家得知情 還望梁兄休見怪 你說二人結拜後 活同羅帳死同坟  
 愚妹在家那知道 後因令友到我門 念奴無法可私行 你說二人結拜後 目今賢妹終身事  
 始得今日到你門 還望梁兄休見怪 你說二人結拜後 活同羅帳死同坟







那好配符織女星 查你陽壽尚未滿 送你還陽勸世人 若說英台梁山伯  
 說罷便叫直日鬼 快將他三魂送出 小兒領了閻王命 鄴都送出三顯魂  
 再表馬府一段情 曾要文才來成殯 那知文才轉還魂 喝得家人多逃走  
 員外一見心歡喜 細細盤問文才身 我兒還陽因何故 你將情由說我聽  
 且聽孩兒說原因 孩兒到了陰司地 閻王殿上把怨伸 閻王簿上來查看  
 本當要受百日罪 目今此事可消平 若說英台梁山伯 本是牛郎織女星  
 上帝罰他下凡塵 不信你把坟墓掘 二人化蛭上天庭 員外聽說稱奇事  
 家人領了員外命 各拿農器去掘坟 咬牙切齒將坟淘 掘得石土碎紛紛  
 只見双蝶上天廷 不見山伯葬体在 英台死葬却無形 員外見了心暗想  
 重又石土將坟蓋 回家與兒另對親 再說祝府老員外 得恁此時氣也平  
 從此二人去修行 再表梁府情由事 白髮蒼蒼老年人 得悉此事稱奇事  
 常將金銀窮人救 吃來念佛過光陰 後來皆上西天路 山伯寶卷已完成  
 他要化蛭上天庭 按下陰司三魂事 文才開口老双親 文才開言双親叫  
 說我命中有災星 只為私將銀河渡 便差家人去掘坟 即忙開棺來觀看  
 故然陰司不錯分 夫妻看破世間事 等時看破世間情



